



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文库

中国古代俳谐词史论

王毅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俳谐词史论 / 王毅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325 - 6982 - 3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词(文学)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①I222.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1778 号

中国古代俳谐词史论

王 毅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90 × 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95,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500

ISBN 978 - 7 - 5325 - 6982 - 3

1 · 2721 定价：4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王兆鹏

在我们的印象中，古代词人似乎很忧郁，动不动就奔泪不止：“多少泪珠何限恨”，“泪眼问花花不语”，“执手相看泪眼”，“惟有泪千行”，“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之类的名句，不断强化着我们的这种印象。其实，唐宋词人蛮乐观，常常喜笑颜开。我们用《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和《全金元词》数据库检索统计，发现其中写到“泪”的只有 1 879 首（另有“哭”字的 46 首），写到“笑”的却有 4 313 首。从现存作品看，唐宋金元词人“笑”的频次比哭和流泪的频次要高出 2 倍之多。笑，不管是欢笑还是窃笑，是开怀大笑还是会心微笑，都是一种乐观的表现。

古代词人很乐观，也很幽默。且不说苏轼、辛弃疾这样的幽默大师，就是那些名声不显的词人也挺幽默的。比如薛宝钗没谋过面的老师侯蒙就老幽默。啥？北宋词人侯蒙是红楼才女薛宝钗的老师？这有啥奇怪的！大唐白居易不是曾经相约北宋隐士林和靖、文豪苏东坡去请南宋词人刘过自驾游西湖么？这可不是江湖上传说的穿越故事，而是刘过在《沁园春》词中自曝奇遇：“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地球人都晓得“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是薛宝钗《临江仙》词中的名句，可曾知道这两句是从侯蒙《临江仙》词的“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学来的！不是有“一字师”的说法么？宝钗小姐名句中有仨字是借用侯蒙的，句

式更是传承侯氏家法，难道侯蒙还不能算是宝钗的老师？虽然曹雪芹对宝钗的师承讳莫如深，咱们还是可以曝点侯蒙的秘闻：

侯蒙是天生的苦孩子，如同晚唐词坛丑星温庭筠转世，长得老难看了，打小就受别人的冷眼。没有了天生高富帅的资本，就老老实实地念书求功名，谁知考了多回进士也没考中，到了三十一岁，还是个京漂布衣。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哪壶不开提哪壶，有位轻薄少年居然把侯蒙的尊容画在风筝上放飞，故意戏弄他。这要是一般人，心中别提有多憋屈了。可侯蒙看见后，不但不生气，反而乐呵呵地拉下风筝，在上面题词一首：“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既当众秀了才情，更把负面受屈辱的情绪变成激励自己的正能量。呵呵，天生我才，无人赏识，今日才被人抬举，把俺送上高空，好兆头啊，这不正是送俺去蟾宫折桂么！嘿嘿，今年定然金榜题名。等俺高升发达了，哥们儿再仰头羡慕俺吧！啥叫幽默，这就是幽默。幽默，是一种达观，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生存的策略！一种原本让人尴尬、让人难堪的局面，用幽默的方式就轻松化解。一念之间，悲观变成了乐观，憋屈转换成了信念，乐观的精神信念激励着侯蒙，让他发奋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果然，当年他就考中了进士，而且二十五年之后做到了副宰相。顺便曝点被维基解密的历史内幕：北宋末年方腊造反，弄得朝野震动。后来朝廷招安宋江等三十六人去打方腊，让其自相残杀，朝廷坐收渔翁之利，就是这位侯蒙出的主意，足见侯蒙智术非同一般。

幽默的人，往往大度、机智。欧阳修的诗友石延年生性幽默，为人豪放。有一次骑马外出，马儿受惊失控，延年被重重地摔下马。路上行人见一位官员被颠下马来，是难得一见的街景，便纷纷围观。驭马者惊恐不已，胆颤心惊地等着石延年的呵斥责骂。可石延年被侍从扶上马鞍后，却若无其事地说：“幸亏我是‘石’学士，

要是‘瓦’学士，可就摔碎了。”一场意外、一场可能发生的辱骂怒吼，用一句幽默的话语顿时化解。围观者先是惊讶，后是感叹，石延年宽容大度的消息不胫而走，速度快赶上咱们现在织围脖、发微信了。

类似这些幽默的词作、故事，包含着古人丰富的生活智慧，蕴藏着启迪人生的正能量，有待我们去发掘、阐释。本书就搜罗了许许多多唐宋金元明人的幽默故事，揭示出当时盛行的幽默风尚，还全面钩沉了唐宋金元明的幽默词作，深入探讨了幽默词风形成的文化根源及其演进历程，分析了不同时代幽默词作的特色和价值。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曾说：“杜少陵绝句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异。余曰：不然，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么用。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同样，《中国古代俳谐词史论》是一本好玩而且有趣的学术著作，既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又有很强的可读性，更有丰富的人生启迪意义。我们把它当作词史研究的学术著作看亦可，当作笑话书、幽默故事集看亦可，甚至当作人生的教科书看亦可。幽默故事里的生命意蕴、文化内涵，值得我们去玩索、体认，幽默词作里的心态情感、人格精神值得我们去阐发、总结。生命原本有不可承受之重，如何像古代词人那样用一种幽默的态度、乐观的精神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应对生活中种种的不如意，这本书会引发我们很多思考。

在词学研究领域，类型史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本书却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俳谐词史、幽默词史的著作，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尽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毕竟把俳谐词作为一个特殊的

类型独立出来,丰富了词学研究的门类,拓展了词学研究的空间,从而把俳谐词、幽默词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本书将是今后俳谐词、幽默词研究的基石,初步为俳谐词、幽默词划定了边界,摸清了家底,探索了路向,对中国古代幽默诗词、幽默文学的研究也具有操作上的示范意义和理论上的启发意义。

这本书,也见证了作者的成长和付出。女性做学问,本来就不容易,她要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承担着比男性更多的家庭事务和责任。而王毅更不容易,这几年除了生命历程中的几度挫折之外,还在学术研究的选择上纠结着、困惑着。作为学者,日常的研究工作被要求面向文化市场的应用与开发,而学术评鉴、职称晋升时又要求她走纯学术路线,要有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即使是学术老手,要在应用开发与纯学术研究这两端找到平衡点都不容易,何况是一位学术新人!面对学术研究的两难选择,为了追求和坚守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她不得不放弃很多实际的利益。放弃的结果固然是一种艰难的抉择,而放弃的过程更让人心身疲惫、困惑迷茫。正是在困惑迷茫的挣扎和冲决中,她写就了本书。为此,她失去不少,但也收获多多。虽然少了些物质层面的满足,却收获了精神的升华、人生的启示、心智的成熟与应对人生困境的达观从容。作为老师,我为她能克服困难写出这本好书而自豪,更为她在研究过程中的生命感悟和心灵收获而高兴。这本书是她的学术起点,更长的学术道路、更多的学术高峰还等待着她去跋涉、攀登!

是为序。

2013年8月7日于五大连池旅次

目 录

序	1 王兆鹏
绪 论	1
一、中国文学中的俳谐传统与文学史书写	1
二、俳谐词的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方法思路	6
三、“俳谐”考论与界定：以诗词为中心	15
第一章 唐五代俳谐词：小荷才露尖尖角	34
第一节 嘲戏的盛行与观念的自觉	34
一、唐五代帝王的优戏	34
二、文人之间的嘲戏	38
三、俳谐观念的自觉	43
第二节 俳词发端：数量少与类型多	45
第二章 宋代俳谐词：万紫千红总是春	54
第一节 俳谐风习：从感官娱乐到心灵慰藉	54
一、生活中的嘲谑：机智、真情、洒脱	55
二、文学中的谐谑：俗语入诗、游戏为文	60
三、政治中的嘲讽：优谏与讽刺	65

四、失意中的诙谐：悲中作乐的人生境界	66
第二节 俳谐观：宋人对《毛颖传》的认可	69
第三节 从文字游戏到讽刺幽默的嬗变	76
一、文字游戏的寄托与柳永的“愤叹”	76
二、禅宗的融入与词人群体的形成	83
三、戏作与自适	101
四、集大成的俳谐词人	111
五、俳词的雅化与讽刺	128
六、民间文人的俳谐之作	138
 第三章 金元俳谐词：曾经沧海难为水	143
第一节 谐谑、讥讽与滑稽玩世	143
一、雅趣与谐谑	143
二、讥讽时弊	149
三、滑稽玩世	153
第二节 幽默之境：“志”与“道”的俳谐表达	160
一、含蓄的艳词	162
二、戏作：娱乐与酬赠	163
三、玩世：自嘲衰暮与调侃先贤	165
四、戏仿：稼轩风与对话体	171
五、通俗巧俳的道士词	177
 第四章 明代俳谐词：横看成岭侧成峰	179
第一节 明人的雅谑、俗趣与狂诞	179
一、推崇东方朔	181
二、提倡“雅谑”	184
三、俗趣与放诞	190

第二节 “俳谐”观与“笑”论的深化	192
一、文学趋俗与尚“趣”、“俳谐”	192
二、笑话集的编纂与“笑”论	199
第三节 明代俳谐词的曲化与深沉	207
一、明前期：生趣与嘲讽	208
二、明中期：曲化与俳俗	213
三、明后期：寄托与深意	223
第五章 俳谐词的思想渊源与文化传统	259
第一节 俳谐词中的《庄子》内蕴	259
一、齐物的思维方式	259
二、嘲讽的表现方式	264
三、游戏的生存方式	268
第二节 俳谐词中的俳优传统	271
一、俳优型文人与文学：稼轩的异代心期	272
二、对话体自嘲与谈笑讽谏：俳优传统与稼轩词创作	277
三、东坡与后村：俳优传统与稼轩的异同	283
第六章 俳谐词的常用词调与艺术特色	288
第一节 俳谐词常用词调探析	288
一、俳体词调	288
二、豪放词调与俳词	295
第二节 俳谐词的艺术特色	
——以表现自然为中心	300
一、以动态写静物	301
二、以欢愉之词写惨愁之情	303

三、以风趣写性灵	305
结语：兼谈俳谐词的功能	309
一、批判功能	309
二、疗伤功能	312
三、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	315
主要参考文献	325
后记	336

绪 论

一、中国文学中的俳谐传统与文学史书写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稿》中说：“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①在文学史的书写中，王国维所谓的“严重”之作，占据了绝大多数篇幅，而其特别强调的“诙谐”性质，却不多见。那么，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俳谐到底有着怎样的状貌？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站在今天的学术立场与思想视域中，俳谐传统与文学史的书写又该有怎样的关系：是轻忽其存在，还是客观地还原其状貌，抑或用现在的理论观念对其分析与重估？进而再来回答中国文学中的俳谐传统其价值又何在？文学史的书写，应该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而不断开拓出更新的领地，呈现更丰富的文学存在。

王国维是接受过西方文学理论影响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学者，因此他对诙谐有如此的重视便不足为奇。而以上问题的提出，也不仅仅是因王国维的评论所引发。溯源中国文学的创作传统，俳谐之作不绝如缕，且如溪流之奔向江河，随着文体的扩大，小说、戏曲的日趋成熟繁荣，文学中的俳谐质性愈发增多，有从支流向主流发展的倾向。若仅仅从诗、词、文的领地看，俳谐之作也为数不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第 243 页。

少。在《诗经·卫风》中就有“善戏谑兮，不为虐兮”的诗句，而且《山有扶苏》、《褰裳》等篇章都充满了生活的诙谐与戏谑。史书《左传》里也记载了“睆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这样的讽刺诗。睆，是眼睛大而突出貌，皤，是大腹貌，短短几句诗精妙地讽刺了神气十足的监工原来是个弃甲被俘后逃归的可耻之徒。在同时代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也有许多貌似诙谐实则思想严肃、内容深刻的作品，如《庄子》便被后人称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①。而汉赋中也不乏此作，如扬雄的《解嘲》、《逐贫赋》，东方朔的《答客难》，班固的《答宾戏》，王褒的《僮约》等，都是用俳谐笔调抒写自身的牢骚不遇之悲慨，或揭示嘲讽丑人丑态，或为游戏玩笑之作。这些俳谐文对后世影响深远，比如，《逐贫赋》一出，后世竞相仿作，如曹植的《释愁文》、韩愈的《送穷文》，甚至其精神意趣又延伸到了诗词领域中。

不仅仅是这些单篇的俳谐诗文，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俳谐文的别集。现在可见最早把文集冠以俳谐之名的是南朝宋的袁淑，其《俳谐文》一书，《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作十五卷，《通志·艺文略》作十卷，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梁代《续俳谐文集》十卷、沈宗之《俳谐文》一卷及唐代刘讷言的《俳谐集》十五卷等，可惜今皆不传。另外，像《任子春秋》、《博阳春秋》等文集，在宋代郑樵的《通志·艺文略》中也记载为俳谐文集。而后代的俳谐文集则名称各异，种类多样，如宋人对俳谐文的唱和进行结集，出现了方岳《拟文房四制》和郑清之《文房四友除授集》等俳谐文集^②。

这些内容形式各异的俳谐文集，其实正是中国文学传统中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有待于今人深入挖掘，使之成为文学史书写的

^① (宋)黄震《黄氏日钞》，文渊阁《四库全书》7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99页。

^② 参看刘成国《宋代俳谐文研究》，《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第34页。

一部分。

在现有的主要文学史著作中,浓墨重彩地叙述陶渊明、杜甫、韩愈、苏轼、辛弃疾等大作家,让我们感受到他们人格的崇高、艺术的高明与思想的深沉。然而,大作家让人景仰,难道仅仅是有着让人难以企及的崇高感吗?其实这种崇高感恰恰遮蔽了大作家作为常人的一面。人的性格都是多面的。陶渊明也有着父亲对儿子不成才的叹息与无奈,如其《责子》诗:“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杜甫也是一个喜欢跟朋友开玩笑的诗人,其诗集中有为数众多的戏作诗,足可见其谐趣的一面。杜甫有两首诗题目就标为《戏作俳谐体遣闷》,这也是古人在诗歌创作中第一次把题目标为俳谐体,而韩愈的《毛颖传》一文,则以创作实绩引发了人们对“以文为戏”理论问题的思考与辩驳。苏轼、辛弃疾更是创作俳谐诗词数量很多的人,比重之大,让我们不得不对其重视。

这些大诗人在文学史书写中形象的丰富立体,有待于我们对其作品的多方面解析,当然也包括俳谐之作对其性格侧面的补充。也许,崇高与游戏,会在一个人身上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而说到游戏的文学观,尤其作为文学的发生原理,似乎是西方文论中更常见的理论,那么在以“温柔敦厚”、“文以载道”为主导的中国文学批评中,俳谐或者说游戏、娱乐的文学观念又有着怎样的认识和命运?幸运的是,在最具理论体系的巨著、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谈到“谐隐”。而其核心的观点仍然是儒家的,刘勰认为:“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于是东方、枚皋,铺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媢弄。”显然,对于优孟等人讽谏君主之类的俳谐,刘勰赞为“古之嘲隐,振危释备。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议适时,颇

益讽诫”^①，而对于后一类的枚皋之流则无情地指责其“空戏滑稽，德音大坏”。儒家正统的文艺观对俳谐的容纳仅限制在讽谏一义上，这在明代以前的文学批评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其实，古人对俳谐的理论批评本来就为数甚少，其观点也只是零星地杂见于诗话、词话等文献中。古人对俳谐的漠视，到底有没有道理，尚且不论，其影响确实波及到我们今天的研究，当然也影响了文学史对俳谐文学的书写。

而明代以后，文学的自娱说、游戏说则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出。时代的发展、文学样式的多元、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各种特异于儒家学说的思想的出现，都催生了文学的自娱说、游戏说^②。中国文学的批评传统，终于开始较广泛地摆脱政教和道德的局限，而走向个体与娱乐。如果说明代是文学自娱说最发达的朝代，那么唐代韩愈的“以文为戏”以及宋词中大量的俳谐之作，则足以说明文学不能脱离个体的生命需要，文学常常是作为一种娱乐、游戏的面貌为人所青睐。

然而，在娱乐游戏的表象下，又往往隐藏着诗人内心的苦痛与愤懑。杜甫就明确标榜《戏作俳谐体遣闷》，俳谐为体，遣闷为实，古代文人在专制政体下所无法言说的苦闷，也许正是借助俳谐这种传统，才得以更好地表达。有的时候，“风趣决不是快乐，它是比悲哀更深的悲哀。有风趣的人不是不严重，他是不能有严重的态度而又不能消减严重的实在，才不得不出之以风趣”^③。游戏的文学，俳谐的文学，在中国文人的传统中，又成为他们复杂微妙的心路历程的记录。文人心灵的复杂性，生命的悲哀感，也正是中国文学的俳谐传统中，最可宝贵的，也最应该成为文学史书写一部分的精神财富。

①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第138页。

② 参看欧明俊《古代文论中的自娱说》，《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③ 吴世昌《诗人的风趣》，《诗词论丛》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38页。

余英时先生曾经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的“士”可以分为“俳优型”知识分子与“以道自任型”知识分子,二者“在中国历史上都有正负两方面的表现”^①。余英时举苏轼等人为例,揭示他跟俳优传统的关系与表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侧影之一面。若反观“俳优型”知识分子所创作的俳谐文学,更可见人与文的相互映发,相互阐释。其实,早在《世说新语》一书中,刘义庆就专列“排调”一门,书中所记魏晋文人的俳谐风习标示着古代文人的风度、才学、机智与诗意,成为魏晋风流的一部分被后人倾慕向往。文学是人的生命体验的诗意呈现,也是人的个性与处境的巧妙传达。中国文学中的俳谐传统,又何尝不是中国文人历史风貌的展现?而民国时期,关于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幽默感的论争,也许在中国文学的俳谐传统中,答案会不解自开。再往大里说,庞朴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从哲学上探讨中国文化中所共存共融的“忧患意识”与“乐感文化”。我们无从在哲学上加深对忧乐的探讨,但是从文学的俳谐传统中,应该也能对此哲学的探讨提供些许感性的材料支持与情感体悟。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史的书写也是一个选择与取舍的过程。比如,中国主要的文学史著作很少对俳谐文学有所论述,但是在2001年美国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则列专章介绍中国的幽默文学,并开宗明义地指出:“幽默在中国传统文学中非常普遍,不仅存在于笑话和幽默轶事中,而且存在于诗歌、戏剧、小说和历史或哲学著作中。”^②可见,中西方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对俳谐的认知如此不同。其实,不管怎样取舍,文学史的原生状态就像是装着各类物品埋于地下的百宝箱,每一种物品,我们首先要做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② Victor H. Mair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2.

的是拨除掩盖于上的历史的尘土,尽可能恢复它本来的面貌,在今天的光日下,再来审视其光彩照人的鲜明与不合时宜的陈腐。也许,那光彩照人熠熠生辉的部分应该就是文学史所吸取的营养,因为,文学史的书写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责任,应该对阅读她的人给予滋养和力量。

从中国的文学创作,到文学批评的演变,再到文人风貌的展现,俳谐传统无疑应是不该被我们忽视的一部分。本文选取俳谐文学中的一个分支俳谐词作为研究对象,即是想用自己的研究,回答文章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当然,也是想为文学史的书写开辟出一块较新的领地。

二、俳谐词的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方法思路

俳谐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的文学研究史中,从少有人问津到逐渐被人关注,体现了现代学者学术视野的拓宽、学术兴趣的转移,以及学术观念的变化。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俳谐文学研究的专著。如殷仪的《幽默文学面面观》(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89 年)、卢思飞和杨东甫编著的《中国幽默文学史话》(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4 年)、郑凯的《先秦幽默文学论》(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李锦的《唐代幽默文学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魏裕铭的《中国古代幽默文学史论(先秦至宋)》(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等。至于俳谐文学研究的具体情况,在李锦和魏裕铭的专著中,都有非常详细的叙述,可以参看。从研究现状来看,已有的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从朝代看,唐代及唐以前的俳谐文学颇受关注。不仅单篇论文数量多,还有硕士、博士论文,如 2003 年复旦大学徐可超的博士论文《汉魏六朝诙谐文学研究》、2005 年华东师范大学张影洁的硕士论文《唐前俳谐文学研究》、2006 年陕西师范大学李锦的博士论文《唐代幽默文学研究》等。宋代以后的俳谐文学数量上要远远大于先前,但是研究成果相对

较少^①。第二,从文体上看,俳谐文赋的研究者较多,俳谐诗词的研究者相对较少。这应该和汉魏六朝的俳谐文赋是俳谐文学的源头有关。第三,从俳谐作家来看,杜甫、韩愈、苏轼、辛弃疾等大作家颇受青睐,其他作家则较少被人关注。第四,从篇目上看,俳谐文学的名篇备受关注,如韩愈的《毛颖传》、东方朔的《答客难》、班固的《答宾戏》等篇目研究论文稍多,其他的俳谐文学作品则很少有涉及。第五,从研究内容和深度上看,一些基本的概念,如俳谐的内涵、俳谐文学的界定等问题,还比较模糊,存在差异,有待于梳理。对于俳谐文学的深层内涵、表现手法、功能性质、价值意义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认识。

从以上五个特点可以看出,近几年来,俳谐文学研究虽然渐受关注,但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空间较为广阔。目前研究者的视野多集中于唐代以前,宋、元、明、清的大量俳谐之作还有待于整理发掘。另外,对于俳谐文学中的诗词等韵文文体,以及一些尚未受到重视的俳谐作家与作品,也有待于研究者的进一步开拓。因此,本文选取目前研究较为薄弱的古代俳谐词史为论题,希望能补充并深化俳谐文学和古代文学史尤其是词史的研究。

1. 研究价值

历代文人雅士对俳谐词大多持批评排斥的态度。宋代曾慥在《乐府雅词》中称“涉谐谑则去之”^②。詹傅在《笑笑词序》中曰:“近世词人,如康伯可,非不足取,然其失也诙谐。”^③因此俳谐词便常和不雅俗词联系在一起,被人们嗤之以鼻,从而自然地越出了人们

^① 宋代以后的俳谐文学研究,近年来大陆硕士、博士论文共有八篇。宋代的研究有:2003年南京师范大学本人的硕士论文《宋代俳谐词研究》;2008年湘潭大学刘艺的硕士论文《宋代俳谐词的解构主义关照》等。元代以后的研究集中于小说等叙事文体,如2003年山东师范大学唐丽丽的硕士论文《明代诙谐小说散论》等,这里不一一列举。另外,台湾里仁书局2006年出版林淑贞《寓庄于谐:明清笑话型寓言论诠》。

^② 曾慥《乐府雅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页。

^③ 张惠民编《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2页。